

# 马来(西)亚华人工匠培训与华文技职教育正规化过程初探

张运华<sup>1</sup>, 袁颖<sup>2</sup>

(1. 泰莱大学 金融与会计学院, 马来西亚 雪兰莪 47500;  
2. 山东东盟研究中心, 德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19世纪末大量中国契约劳工或苦力南渡东南亚, 使当时的马新华人人口激增, 各种服务性行业也相应发展起来。1890年后马新的华人业缘性社团涉及的行业繁多, 但手艺人匠和工匠的人数不多且主要通过从中国原乡引进。随着政治环境和经济活动的变化, 华人工匠的供源也发生变化, 非正规的工匠供源为行业的初期发展带来稳定和传承的作用, 却又钳制行业的创新发展和专才的培训。马新华人虽然尝试将技职培训正规化, 因各种内部缺陷和外限制而陷入失败边缘, 唯有向中国的台湾地区和和其他地区高校寻求支援培训华裔青年。

**关键词:** 工匠培训; 教育正规化; 华人; 马来西亚

**中图分类号:** G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21)01-0001-09

## 一、前言

技术与职业教育(简称为技职教育)是一种以职场模拟培训或让学生在实操中学习的教育模式。本文以工匠培训和技职教育来区分非正规和正规的技术、工艺和职业方面的教育体系。随着时代的推进, 工匠的培训也从非制度化的师徒制转向正规化的学校教育, 通过现代教育方法为高度工业化的职场培养大量的技术人员, 技职教育从而在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马来西亚的正规技职教育发展自1870年, 由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学校增设工艺和职业科开始。一百多年来, 马来西亚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发展技职教育, 可是成效却不甚理想, 其非熟练劳工的比率依然高企不下<sup>[1]</sup>。根据马来西亚首相署2011年度报告<sup>[2]</sup>, 每年约28%或13万名毫无技能的高中毕业生或辍学生进入职场。另一方面, 职场上多达72%的马来西亚劳工属于半熟练和非熟练工<sup>[3]</sup>。

华人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族群, 面对的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更为严峻, 华社陷于技术边缘化、传统技艺断层及华资企业人才危机三大困境<sup>[4]</sup>。华裔技职专才在马来西亚技职专才市场的占有率持续走低。

是什么原因促使马来西亚华人技职专才的比例持续下降? 国内外学者对马新技职培训的研究只专注于华人职业结构<sup>[5][6][7]</sup>和行业组织<sup>[8][9]</sup>的讨论, 而对此关注甚少。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探讨: 一是20世纪70年代前的华人工匠状况, 包括传统职业分布和工匠人数问题。二是华人从非正规技职教育获得工匠/技术人员供源的各种方式。三是马来西亚华人在不同阶段技职教育正规化的尝试。

## 二、20世纪70年代前的华人工匠概况

华人远渡南洋的历史虽可追溯至唐朝, 但是大量中国契约劳工或苦力南渡东南亚从事矿业和农业相关的工作始于19世纪末。这股“移民潮”造成当时的马来亚华人人口激增, 也促使各种服务性行业相应发展起来。东南亚华人研究先驱清瀟教授认为在1800年至1910年期间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和传统的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结构有别<sup>[10]</sup>。新马华人社会依序可分为商(即出入口商、大园坵主及锡矿主等资本家和普通商人如小园主或小店主等)、士(包括公司文员、政府初级官员、教师和专业人士等)和工(涵盖所有工匠和普通工人)三个等级。

早期马来亚<sup>①</sup>华人的就业范围非常广泛, 几乎包

收稿日期: 2020-10-10

基金项目: 山东省外事研究与智库课题“山东—东盟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202014)。

作者简介: 张运华(Chang Yun Fah)(1973-), 男, 马来西亚华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应用统计学和职业教育方面的研究。

① 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前包含现今的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是英属殖民地, 简称“新马”。1957年独立时, 新加坡并没有加入马来亚。后来, 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于1963年组成马来西亚, 至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到现在。

含所有的行业。早在1900年前,马新华人就已经成立了各种业缘性社团,从最早的成立于1803年的槟城庇能鲁班行,1832年槟城庇能打金行,1857年的新加坡梨园堂到1893年的吉隆坡姑苏行(表1)。从1890年至二战结束前的几十年间,马新华人创建的业缘性社团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行业种类繁多<sup>[8]</sup>。

表1 19世纪的马新华人业缘性社团<sup>[8]</sup>

成立年份	名称	行业	地点
1803	庇能鲁班行	木工	槟城
1832	庇能打金行	打金	槟城
1857	梨园堂	戏班	新加坡
1857	八和会馆	粤剧	新加坡
1867	甘蜜胡椒公局	种植	新加坡
不详	硕莪贩卖商行会	食品	新加坡
1868	北城行	建筑	新加坡
1875	槟城姑苏广存堂	饮食	槟城
1876	新加坡姑苏行	饮食	新加坡
1880	轩轶洋服商行	裁缝	新加坡
1889	槟城鲁艺行	木工	槟城
1893	吉隆坡姑苏行	饮食	吉隆坡

早期马来亚华人的就业范围虽然非常广泛,可是约70%的华人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工匠(即现在的技术人员)只占当时华人就业人口的极小部分<sup>[5]</sup>。马来半岛的华人裁缝师和木匠占了1911年华人就业人口的4%(14500人)。到了1931年,马来亚的华人工匠及管工的人数增加到72792人占就业人口的11%,1947年占14%(80812人),1957年占20%(115632人)。在1957年的工匠和管工人数中,只有5.9%(33713人)是各种工匠,包括火锯匠4390人、机器工3314人、食品工3414人、修车员2300、熔锡匠193人、烟草工897人、印刷工1735人和其它工匠17470人。20世纪上半叶西马华人在各个就业领域的人数百分比,1911年矿工占了最大百分比(41.4%,另2.2%为交通),工匠只有区区4%。1931年以后,随着矿业开始没落,农业成了华人的主要就业领域,在1947年达45.1%的高峰。这时期的工匠和专业/技术分别占了10.9%和1.2%。独立后,华人在选择就业方面开始倾向文职类的工作。技术与工匠领域的人数虽然逐年增加,1967年分别达4.6%(专业和技术如护士、教师专业人员等)和20.3%(工匠如裁缝和木匠等),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劳力度高的工匠工作。

石沧金在其著作里也列出1940年代马新华人29种的行业人数<sup>[8]</sup>(表2)。当中含技术量高的行业如砖、陶器及玻璃制造(1986人),贵金属物及电镀业(7256人)、皮革制造(418人)、纺织业(748人)及电器业(3892人)等的参与人数明显比非技术性行业少,如渔业(20651人)、农业(354716人)、矿业(31697人)、书记(42474人)及商业与金融业(156612人)等。由此可见,1940年代马新华人技术性行业人数只占了总体华人就业人数约15.6%,其余为非技术性行业工作者。在性别方面,涉及技术性行业的男女比例约为10:1,而在非技术性行业的比例只有约4:1。

表2 1940年代马新地区华人行业人数<sup>[8]</sup>

技术性行业	男	女	人数	非技术性行业	男	女	人数
砖、陶器及玻璃制造	1779	207	1986	渔业	20466	185	20651
化学及油漆制造	1124	181	1305	农业	264658	90058	354716
纺织业	484	264	748	矿业	24407	7290	31697
贵金属物及电镀业	7133	123	7256	交通运输业	54264	619	54883
皮革制造	374	44	418	商业及金融业	143625	12987	156612
电器业	3868	24	3892	书记	40482	1992	42474
钟表眼镜	1668	27	1695	货仓管理	1642	204	1846
织品服装制造业	14792	3832	18624	俱乐部旅馆等役务	54129	38025	92154
食品饮料及烟草种植业	13961	2045	16006	室内机械	1798	31	1829
木材加工	34490	1007	35497	自由职业	12561	6525	19086
纸制业及书籍装订业	617	260	877	其它	41287	7928	49215
印刷业及照相业	3618	191	3809				
油漆及装饰业	3429	35	3464				
非金属及石矿物	202	11	213				
建筑业	7513	262	7775				
五金业	34030	406	34436				
娱乐业	2429	1255	3684				
其它制造业	6926	3700	10626				
总和:	138437	13874	152311 (15.58%)	总和:	659319	165844	825163 (84.42%)

西马华人工匠和技术人员的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是华人在这两个领域的全国就业比例却是逐年下降(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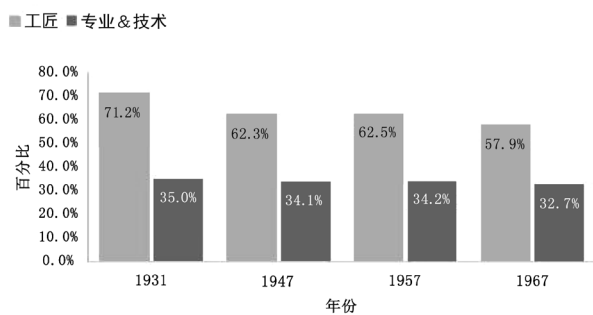


图1 西马华人在工匠与技术领域的比例<sup>[5]</sup>

可见, 华人虽然在马来亚独立时占据了工匠之重要比例, 但其整体人数只是占了华人就业人口的20%或以下。个中原因除了政府对华人的教育问题不闻不问之外, 最主要还是华社本身内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些内部问题有三:

其一, 人口结构与流动问题。独立前的马新华人社会主要是由移民人口组成。大规模的华人契约劳工移民虽然于19世纪50年代末南来马来亚, 但他们并未视马来亚为长期居住地。例如1904年西马华人人口有204796人, 但1905年因出境人口比入境人口多而减少至173131人, 到了1913年回复至240979人<sup>[6]</sup>。由于这些移民社群大部分都不曾接受教育, 因此, 移民社群需要依靠少数从中国带艺而来的工匠以满足需求。加上许多移民于1930年代因各种原因大量回流中国(表3), 造成工匠人数无法稳定增长。

表3 1931-1941年间华人出入境人数与原因<sup>[6]</sup>

年代	二战前马来亚 华人入境人数	二战前马来亚华 人出境人数	原因
1931	191,690	304,655	世界经济不景气, 橡胶价格暴跌。殖民地政府实施限制华人移民入境条例。
1932	138,328	235,846	
1933	124,460	155,638	
1934	223,892	162,253	
1935	278,168	187,182	1934年国共内战及1937年卢沟桥事件, 中国进入抗日战争
1936	282,299	206,498	
1937	402,563	222,261	
1938	228,669	175,489	殖民地政府经济转佳而稍微放宽移民限制, 不过入境人数一直下降
1939	160,448	146,109	
1940	147,016	143,694	
1941	117,426	110,82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华人移民活动停顿

其二, 阶级流动性。颜清湟于1984年指出海外华人的阶级是流动性的, 即一个人可以通过财富的累积从社会最低层上升至最高层或财富锐减下跌至最低层<sup>[10]</sup>。

其三, 方言与地缘限制。华人移民社群离乡背井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土生活, 为了照顾同乡的利益而纷纷成立方言、地缘和业缘组织<sup>[11]</sup>。根据石沧金的研究, 华人行业及职业具有浓厚的方言和地缘色彩, 即

某一方言群在特定的行业处于主导或垄断的地位<sup>[8]</sup>。另外一名学者黄枝连则认为初来的移民继承前辈职业的主要原因是语言的关系<sup>[9]</sup>。直到20世纪50年代, 华语教育在马来并不普及。新移民不但不能与外国人沟通, 也无法与不同籍贯的华人交谈。这种情况在某方面保障了方言群在相关行业的优势, 也限制了相关行业技术向其它方言群扩展的进程。

大马各群间的工匠技术专才就业结构从1960年代后有着更明显的变化, 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有利于马来人的技职教育和培训计划, 如设立技术学校、职业学校和理工学院, 更系统地大量培训乡村马来青年成为政府机构的技术人员<sup>[12]</sup>。1957年之前, 马来人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占了41%, 与华裔的39%相差不多。这时期的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和营管人才主要来自华裔, 马来人在农业领域以外的就业比例低于他们在全国的人口比例<sup>[7]</sup>。60年代末就业状况出现了变化, 华裔在专业技术人员和农业就业人员里增加的人数相对低于马来人,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共增加了71000人, 马来人占了34000人或近50%, 华人只增加26000人或约37%。

与营管人员相比, 政府在第四个(1981-1985)和第五个(1986-1990)大马计划下更重视培植马来专业技术人员。马来人在营管人员的新增就业机会从第四个大马计划的40.6%减少到第五个大马计划的24.4%, 同期的马来人在专业技术人员分配比例从49.9%增加到64.6%<sup>[7]</sup>。马来专业技术人员每10年就倍增(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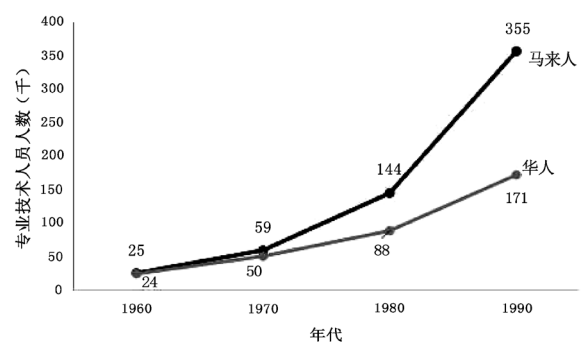


图2 各年代马来人和华人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 三、华人工匠的非正规教育供源

殖民地政府对马来亚华人采取放任不管的政策, 华文教育和工匠培训都必须依靠社群本身解决。在缺乏社会经济资源、社群意愿和培训支援的情况下, 马新华人不可能另外发展出如华文教育般的技职教育体系。因此, 早期的华人社群必须寻求正规教育以外的方式获得工匠或熟练技术人员来满足社群对各类技术人员的需求。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前马新华人工匠的供源可分为四种:

### (一) 带艺南来

19世纪初期,海峡殖民地(指的是新加坡、马六甲和檳城三地)的人口不过数千人,多是从事原乡传统行业的自愿移民,如许多身兼武师和中医的中国落难义士到了马来亚后借助会馆和庙堂来行医和练武<sup>[11]</sup>。这些工匠在中国时已经略懂或精通相关工艺。他们来到马来亚后马上可以投入相关工作。这类工匠只出现在第一代移民。

黄文斌与张晓威于2013年针对柔佛古来再也县新村进行的调研发现,位于士乃下街场的传统华人中药店“中和堂”创办人廖亦乐(1898-1951),南来马来亚前在中国大埔已是一名中医师<sup>[13]</sup>。“广胜理发室”创办人叶广胜(约1901-1975)也是在中国学得理发手艺后南下新加坡工作,最后迁居士乃。河婆人黄迎春(1918-2005)先后从事过洗锡米及建筑工作,南来前曾学习打铁手艺,定居士乃后与其兄长联手创办“瑞安”打铁店。

针对新加坡进行的华族行业调查报告中也指出,148位南来的福州籍理发师当中,共有38位在中国已经从事该行业(表4)<sup>[9]</sup>。在1960年代,新加坡很缺乏理发师,有些老板亲身去物色刚上岸又懂得理发的新客。根据陈达于1934年至1935年在粤东与闽南的实地调查所得<sup>[6]</sup>,当时南来的华人当中,在南来之前以店员居多,工匠居次。由于1960年以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社会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因此我们假设马来亚半岛的华裔行业情况和新加坡类似。

表4 新加坡各行业工匠从中国南来前的职业统计<sup>[9]</sup>

行业	访问工匠人数	在原乡已是工匠的人数(%)	籍贯
理发业	148人	38人(26%)	福州人
木工业	50人	23人(46%)	温州人
药材业	50人	4人(8%)	客家人
中医师	55人	50人(91%)	广东、海南、福建人

### (二) 拜师学艺

这些工匠通过成为店铺员工或学徒的方式长期跟随老师傅学习工艺。由于早期华社没有正规的技职教育,学徒制成了华社工艺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学徒主要是由亲戚或同乡介绍入行成为学徒,单单是在新加坡以这种方式入行的理发师和药材行业者就占了87.6%和44%<sup>[9]</sup>。学徒制从第一代移民盛行至今成为一些想学手艺的辍学生唯一的出路。

黄枝连的报告认为马新两地的华人移民社会中1920年之前无法复制中国的契约制。因此,马新的学徒制虽起源于中国的契约制,但却有异于契约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拜师制(1920年代至1950年代)。拜师制指的是“免费”投拜到某师傅门下为徒。与中国的契约制不一样,师傅和学徒之间不一定有契约<sup>[9]</sup>。二战前的师傅除了提供学徒宿膳外很少付薪金。每位师傅的收徒人数通常是一或两位。学徒年龄通常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学徒所签的合约通常是口头方式,即使双方有签署合同,大多只有半年、一年或两年,比契约制短。然而,学徒的工作时间比较长,约为早上六点至晚上十一点,没有休息日且需要做杂务。满师的期限则因行业而异,如木器业是三年,理发业在一年半以内。学徒在一两年期间,花在杂务的时间比学习时间多。有些店规定前三个月至一年内只能做杂务,过后才每天拨出一两个小时教授。

买师制(1950年代以后的十年间)。买师的意思是学徒拿钱到某间店去学手艺,规定在一定时限内学成。学徒是自由身,不做杂工且去留听便<sup>[9]</sup>。例如在理发行业,早期的买师学费大概是100元——400元,学艺期限为3到6个月之间。买师制已经很接近现代意义的正规技职教育,只是买师学艺没有课程纲要和监管,一切由师傅决定。

然而,买师制从1950年代流行后10年左右就开始式微。买师制无法盛行的原因包括:(1)华人对祖传手艺和配方有不外传的传统观念,不愿收外人为徒。另外,许多师傅在教授时常常留有一手,所以学徒在花费后往往只能学到基本非核心的技术。(2)买师的学费相当高,并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3)由政府开办的正规技职教育在1960年代开始盛行,其良好的设备和免费教育吸引了许多华裔学生就读。(4)国民教育普及化,中学升学率提高。

学徒制(1960年代以后)。华人拜师学艺的情况虽然在1960年代以后开始式微,但是一些家境贫寒或无心上学的学生会被父母送到店里做学徒。这类学徒往往是中学辍学生,到店里打工赚取微薄的薪水,同时学习有关的手艺。和拜师制不同的是学徒制没有合约的存在,师傅和学徒纯属老板和员工的关系。目前已经很难看到这类的华人学徒,但少数的汽车或电单车修理店还能看到一些辍学的印裔学徒。

### (三) 继承祖业

继承祖业和拜师学艺一样,只是师傅换成了父母亲或家族里的长辈。这类工匠长期耳濡染学会了相关工艺。当父辈年老退休后,自然而然的接手祖业。然而,继承祖业的情况也因不同行业有所差异。但凡是牵涉祖传配方和特别技术或设备的行业则子承父业的情况较普遍,而入门门槛较低的公开职业则较少见,如继承父业的新加坡老一辈理发师只有1.55%,

祖传药材行业者则高达44%。前节所述的柔佛士乃“中和堂”中药店创办人廖亦乐逝世后由其妻叶友梅(1912-2005)接受经营再传至儿子廖迪传(1943-)手中<sup>[13]</sup>。现任“广胜”理发室师傅叶佑隆(1945-)则是从小学开始跟随伯父叶广胜学习理发的手艺,并在20岁左右开始在店里协助伯父理发。

继承父业主要从第二代移民开始。目前许多老行业面对后辈不感兴趣而停业的窘境。华人秘不外传和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观念在现今社会已经淡化,然而年轻一代已对相关传统行业失去兴趣。我们从Woei Channel看到两个案例:

案例一:1960年代,槟城大山脚泉成木履的陈德龙师傅(67岁)12岁开始跟父亲学做木履。在父亲去世后接手到现在。陈师傅曾经收过一名徒弟,但几个月后就离开了。由于陈师傅的孩子不愿意接手而面临结业<sup>[14]</sup>。

案例二:槟城大山脚黄财旺师傅(60岁)原本是一名电子工程技术人员,在空军服务修理战斗机。黄师傅的岳父年轻时在南通纸庄做学徒,后来自立门户。1984年黄师傅和太太开始帮岳父做纸艺(纸扎)及后来接手。黄师傅目前虽有几位学徒,但不晓得他们是否愿意接手<sup>[15]</sup>。

#### (四)无师自通、边学边做

大部分的马来亚华人移民属于低教育低技术程度的劳工移民。这些移民本来对相关工艺一窍不通,但是为了讨生活而进入该行业边做边学,经过多年的努力和钻研最后精通该工艺。这些工匠没有正式拜师及在相关行业的工作经验,其手艺主要是有人从旁指导或偷偷观察获得。通过无师自通的方式成为工匠的主要是第一代移民及其下一代。以下是作者访问的一个案例和从Woei Channel看到的两个案例:

案例一:槟城Nibong Tebal胜发藤器的周宗甸师傅为第三代的大马人。周师傅的弟弟周宗泰在一家制藤铺当学徒。1977年,其弟的老板出让店铺。周师傅的父亲(周祖胜)出资接手店铺让兄弟两人经营,但其弟选择到另一家制藤铺打工。没有经验的周师傅(当时22岁)唯有独自经营,由弟弟指导和自学制藤手艺。目前没有学徒和孩子接手而等待时机结业。

案例二:槟城姆达巷手工制香的李明泉师傅(89岁,1928年出生)十几岁时偷看别人制香,慢慢学会了。到了20岁时,李师傅才到朋友的店里打工。后来自己经营、研发和售卖各种香。没有收学徒,孩子也没有兴趣制香<sup>[16]</sup>。

案例三:槟城金马士路天成酱园的余锡传师傅原本在金行里打工。从事出入口商的余师傅岳父从父亲里接手酿酱油生意。30年前余师傅的岳父因在政府部

门服务的孩子不愿接手酿酱油生意而想转让他人。余师傅因觉得可惜而自己买下来经营。至此50余岁的余师傅才开始摸索学习这原本不传外人的酿酱油秘方。初时,天成酱园的生意不好,余师傅必须靠金行的薪水苦苦支撑。如今,余师傅还在等待传授酿酱油的技巧给子孙。但如果子孙不想学,而自己健康又不好,余师傅就会选择结束营业<sup>[17]</sup>。

#### 四、华人技职教育正规化过程

在殖民政府的放任和纵容下,马来亚华人形成了一个半自主的社区,华人除了可以自行处理私人纠纷和乡里治安外,也必须自行承担华文教育的发展。许多学者把早期华文学校分为三种,即当地富裕华人为子弟专设的家塾,由个别教师借用庙堂或会馆开办的私塾,和某些方言群按照一定规章创办的公立学校<sup>[18][19]</sup>。然而,学者陈育崧则认为华文学校的历史应该从公立学校的创办开始,例如新加坡的崇文阁(1849)和萃英书院(1854)及槟城的南华义学(1888)为最早的华校。当时的华文学校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学作八股等<sup>[19]</sup>。

马来亚华人通过三种方式接受正规的技职教育培训,即在华文教育体系内的技职班(以华文授课),私立和国立技职教育体系(以英文或马来文授课)及后期的海外技职课程。华人工匠通过正规的职业课程学习相关工艺首次出现在20世纪初的民办华文学校和殖民地政府办的职业学校。由于政府职业学校的数量少及录取目标不是华人,及华文学校的职业课程有限,早期接受正规职业教育的工匠只占少数。华人技职教育正规化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 (一)1919年之前设立的职业科目

中国的新式小学始于光绪22年(1897),但是到了1903年张之洞在重订课程时才纳入手工、农业和商业等职业科目<sup>[19]</sup>。中国真正含义的技职学校为1867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设有绘事院、驾驶学堂、管轮学堂、艺圃、集农和工技艺。后来,增设了天津电报学堂(1879),江南陆军学堂铁路专班和江西蚕桑学堂(1896)。

马来亚新式华文教育则起步于1904年,张振勋等人在槟城创办中华学校,以张之洞的课程为蓝本(见表5)。学校也有意增设“实业科”,但学生程度未达水准而作罢。

表5 槟城中华学校课程<sup>[20]</sup>

科目	每周时数	科目	每周时数
修身	2	读经	6
讲经	4	国文	4
外国语(英语)	6	历史	3
地理	2	算数	4
物理学	1	体操	改教国文
图画	纳入地理和物理	理财学	与商业科相同

相对于华人的技职培训,马来人的技职培训开始的更早。史金纳(A.M.Skinner)于1870年已在马来学校的可兰经班基础上发展马来文班将工艺及职业科列入课程<sup>[19]</sup>。1897年英国殖民政府因为锡矿业的蓬勃发展,开始建设铁路运输系统,并小规模地培训铁路维修人员<sup>[20]</sup>。1905年,马来亚第一所正规的技职学校是在吉隆坡Weld Road(现称 Jalan Raja Chulan)创立的Treacher Technical School(工艺大学的前身),主要为工程局、铁道局、测局等公共服务领域培训技术人员<sup>[21][22]</sup>。马来亚巨商陆佑捐献了三万元巨款成立该技术学校<sup>[23]</sup>。

到了民国元年(1912),蔡元培受命为首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后立刻将注重小学手工科拟定为小学课程及教育目标。1913年8月,北京政府公布《实业学校令》及《实业学校规章》,将实业学校分为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商船学学校、实业补习学校及女子职业学校等。接着在1917年,黄炎培受委主持中国暨南学堂的复办工作。这所专门与海外华教接轨的学校复办解决了新马华人升学、华校师资及缺乏专科人才问题。暨南学校的课程包括师范科、商业科、农林及工矿科等等。黄炎培在新马各校推介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撰写《商榷书》具体化职业教育供南洋各校参考采用。他认为“职业教育当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实业主义之发达,学生毕业立可谋生”。早期马新华文学校在推行实用教育的一些成果如下(见表6)。

表6 早期马新华文学校的实用教育成果<sup>[20]</sup>

年份	学校	成果
1915	新山宽柔学校	设有五七公司。
1916前	怡保育才学校	设学生贩卖部。
1916	新加坡养正学校	校内设有学生储蓄银行。
1916	新加坡启青学校	设商业实习。
1916	吉隆坡尊孔学校	高小改为商科及商业讲习班,开设益群公司供学生实习。
1916	吉隆坡坤成女校	设职业实习部。
1919	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	商业科,设立储蓄银行和商品陈列室,设立藤工科和藤工厂,设立木工科和木工厂。
1920	马六甲培风学校	设学生贩卖部供学生实习,办工商补习夜校2班。
不详	怡保吡叻女子学校	学生必须学习刺绣手工。
不详	怡保明德学校	学生营业部。
不详	檳城钟灵	设学生储蓄部,学生自己管理。

### (二) 1919年至独立前的华文职业学校

马新最早的华文职业学校是成立于1919年的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设立在丹絨葛路寅宾俱乐部楼

上,隔年迁入英俄街正式上课。1919年时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开设了商业科,包括设立储蓄银行和商品陈列所让学生管理。该学校于1922年增设国技科教授国术和1923年增设藤工科及藤工厂,学生共28人并分为编织和造架两组。三年后即1926年又增设木工科和木工场。新加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是我们目前发现有记录的唯一华文职业学校,当时在马新是否还有其它类似的华文技职学校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搜寻和分析。

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政府于1918年成立工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Winsted Committee on Industri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或称为里蒙委员会(Lemon Committee)探讨马来半岛的技职教育需求。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殖民政府陆续于1923年至1931年间开办技职学校<sup>[22]</sup>,包括1923年成立一所技术学校(此校于1941年提升为学院,1972年改为马来西亚工艺大学),1926年成立4所商业学院1931年成立一所农业学校(此校于1972年提升为马来西亚农业大学,即布特拉大学之前身)。华裔学生就读这些公立技职学校的人数少之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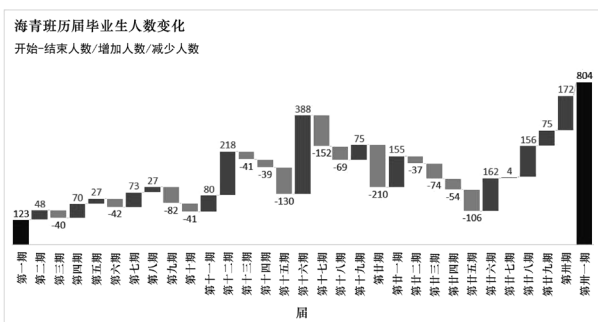
到了20世纪50年代,政府开始推行单元语文教育的同时也积极提升公立技职教育。由哈佛大学教授L.J.Barnes所领导和完成的1951年《巴恩报告书》建议在学校增设技能科目如家政和工艺美术。这项建议虽然胎死腹中,但依据《荷根报告书》定制的《1952年教育法令》改变了马来西亚技职教育生态。该法令下分别成立了职业中学和技术中学,为不同能力的中三毕业生提供两年的技职教育<sup>[12]</sup>。这阶段的国立技职学校学生人数大量增加,虽然大部分仍为马来人,但也为华裔学生升学提供另一个选项。

### (三) 独立后至1980年代

独立后,华文教育在马来亚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华文独立中学被排挤在国家教育体系外<sup>[25]</sup>。使得技职教育根本无法在华文教育里发展起来。许多有意接受技职教育的华裔学生只能到新加坡的理工学院进修<sup>①</sup>或到中国的台湾地区升学。1963年台湾地区的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简称“海青班”),为拥有中五学历的17至40岁华裔青年提供两年免学费的技职培训。早期海青班不是每年都开办,到了2004年第二十四届才开始每年定期开办。2017年,共有27所台湾地区大专院校参与提供多达47种技职课程选择。图3显示了海青班的各届毕业生人数的增长和减少。

① 作者的岳父和众多华裔青年一样,在马新分家前到新加坡的理工学院深造,但在新加坡宣布独立后被迫放弃学业回国,只有少数继续留在新加坡。

图3 海青班历届马来西亚学生毕业人数变化



在国内缺乏华文技职教育的情况下,许多华裔学生也开始接受以马来文教授的公立技职教育。1970至1980年代末在公立职业学校或技术学校就读的华裔学生人数也有显著的增长<sup>①</sup>。此外,由不同政府部门管理的各种公立技职院校此时也大量产生,尤其是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体系、高等教育部/教育部体系和青年体育部体系的技职院校遍布全马。可是,华裔学生在这些技职院校的人数偏低,估计少于学生人数的3%<sup>[12]</sup>。

(四) 从1980年代末至今

1973年霹靂州发动的全国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把仅存的60所华文独立中学从没落边缘激活和发展起来。经过20年努力,华文独立中学于1990年代开始创办技职班,让以华文为媒介的正规技职教育正式在马来西亚国土发芽。第一所开办技职班的华文独中是马六甲培风中学。该校于1987年-2002年开办电机电子班。紧接着柔佛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于1988年开办家俱班。虽然许多技职班由于经验不足、管理不当、资金短缺、生源短缺和课程认证等原因关闭,目前仍有19所华文独中开办技职班(见表7)。

表7 全国华文独中所开办的技职班<sup>[13]</sup> (1989-至今)

序	州属	校名	课程	开办年份
			美术与设计科	1997--
1+	吉兰丹	吉兰丹中华独中	电机电子科	1998-2011
			餐饮管理科	2016--
2+		大山脚日新独中	美术与设计科	1993--
			电机电子科	1991-2010
3+	檳城	檳城韩江中学	美术与设计科	2010--
			汽车修护科	2002-2015
4+		檳城钟灵独中	美术与设计科	2011--
5+		檳城菩提独中	餐饮管理科	2017--
			电机电子科	1989-2011
6		怡保培南中学	皮肤和保健	1992-??
	霹靂		塑料技术	1997-??
7+		霹靂育才独中	美术与设计科	1991--
			汽车修护科	1991--

续表7 全国华文独中所开办的技职班<sup>[13]</sup> (1989-至今)

序	州属	校名	课程	开办年份
8+		曼绒南华独中	美术与设计科	2000-2011 2018--
9		怡保深斋中学	建筑绘图	1993-1996
10	霹靂	江沙崇华独立中学	工业电子	1991-1997
11		太平华联中学	纺织品	1993-2006
12		班台育青中学	电机电子科	1998-2003
			电机电子科	1993-2015
13		巴生兴华中学	会计与商业管理	1989-??
	雪兰莪			
14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机械	1991-2002
15		巴生滨华中学	广告设计	1991-2004
			美术与设计科	2006--
16+	吉隆坡	吉隆坡尊孔独中	餐饮管理科	2007--
			美术与设计科	1992--
17+	森美兰	波德申中华中学	电机电子科	1993-2009
18+	马六甲	马六甲培风中学	电机电子科	1987--
19		麻坡中化中学	美术与设计科	1992-2007
			电机电子科	1991--
20+		居銮中华中学	美术与设计科	1991--
			电机电子科	2006--
21+	柔佛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餐饮管理科	2007--
			电机电子科	1990-2006
22		新山宽柔中学	美术与设计科	2006--
23+		峇株华仁中学	时装设计	2006--
			美术与设计科	2014--
24+		利丰港培华独中	家俱	1988-2002
	柔佛			
25+		笨珍培群独中	美术与设计科	2005--
			电机电子科	2016--
26+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汽车修护科	1995--
27+	砂劳越	诗巫公教中学	电机电子科	1991--
28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电机电子科	1993-2012
29		美里廉律中学	家俱	1995-1997
30+		亚罗士打吉华独中	美术与设计科	2011--
31+	吉打	亚罗士打新民独中	餐饮管理科	2017--
32	沙巴	亚庇建国中学	电机电子科	1990-2006

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就读华文独中技职班的人数逐年增加,从2012年的1608人增加到2018年的2045人。华文独中的技职学生主要修读美术与设计科,其次是电机电子科和餐饮管理科。汽车修护科和服装设计科则有待加强。2012-2018年华文独中高一至高三

①作者,作者兄长和许多同乡朋友皆于1980年代和90年代毕业于职业学校。在作者就读的学校就有约10%至20%的华裔学生。

各技工班的学生人数如表8所示<sup>[25]</sup>。

表8 独中技工班学生人数<sup>[26]</sup> (2012-2018)

级别/课程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高职一	618	682	681	679	692	737	745
美术与设计科	263	263	320	295	296	265	288
服装设计科	32	35	32	32	36	15	18
电机电子科	133	151	152	152	118	174	201
汽车修护科	63	108	56	69	80	79	68
餐饮管理科	127	125	121	123	149	204	170
家俱	-	-	-	8	13	-	-
高职二	542	563	617	574	632	594	711
美术与设计科	175	261	296	266	303	253	274
服装设计科	24	23	25	28	24	28	11
电机电子科	167	135	123	122	119	125	220
汽车修护科	54	29	54	46	55	50	26
餐饮管理科	122	115	119	112	116	138	180
家俱	-	-	-	-	15	-	-
高职三	453	472	521	643	501	669	589
美术与设计科	159	175	249	249	232	248	255
服装设计科	21	18	18	16	21	18	20
电机电子科	118	119	119	108	106	113	159
汽车修护科	43	43	36	55	42	37	27
餐饮管理科	112	117	99	110	100	104	128
其它	-	-	-	105	0	149	-
总数	1608	1717	1819	1896	1825	2000	2045

华文独中技工班的人数虽略有增长,背后却隐藏着许多问题有待克服。首先是许多华文独中领导层或董事仍然把技工班看成是安置后进生的班级,无意提升技工班的素质。其次是董总内部没有认真规划独中技工班的发展,造成许多技工班毕业生无法获得受承认的技工文凭。

与此同时,政府于1996年修订《私立大专学院法令》和《国家学术鉴定局法令》,以开放高等教育并鼓励私人机构直接参与提供教育培训。这样一来,许多公立技工培训中心转型为学院或科技大学(2000年成立马六甲马来西亚技术大学和柔佛敦胡先翁科技大学等),2005年开始成立社区学院和提升职业学校为职业学院自立合作社(Koperasi Jayadiri Malaysia Berhad)于1992年成立的Jayadiri学院,2000年改称为Kojadi学院,2014年改为目前的拉曼技工学院(VTAR Institute)。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则在2013年成立民办的新纪元技工与推广教育学院。

为了让华裔生有更多的海外升学机会,学习中国快速发展的科技技术,解决华裔技术专才短缺问题,马来西亚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于2017年成立独大教育中心,积极和17所中国职业高等院校合作推动《中国大专院校全免奖学金》计划,为华裔学生提供三年免费留学

中国高校。该计划于2018年的第一批赴华技工留学生有67位,接下来每年更提供多达300多份的奖学金。

## 五、结论

华人工匠或技术专才人数不但在马来西亚就业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在本族内的就业人口中也是越来越少。个中原因除了马来西亚人口机构变化以外,早期工匠人数也受华人移民社会结构和地缘因素所影响。近代以来还受国家教育政策(包括高等教育开放)及华人的教育观念影响。

以拜师学艺为华人非正规技工教育的主要工匠来源,经历了契约制、拜师制、买师制和学徒制四个阶段的演变。我们也发现,华人技工教育从非正规的方式过度到正规教育的过程非常缓慢,且不甚成功。在国内接受技工教育的方式可分为两类,即进入以英语授课的公立或私立技工院校,以华语授课的华文独中技工班。自二战结束以后,马来西亚就不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华文技工学校。在课程选择上,华裔生偏爱低科技含量的课程如餐饮、美容美发和汽车维修,导致华社的技术专才的人数和技术均边缘化<sup>[4]</sup>。

为了突破国内对华文技工教育的限制和解决华人技术专才短缺的问题,华社被迫向国外寻求技术和职业培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海青班到近期盛行的中国其他职业高校奖学金,彰显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无奈。随着工业革命4.0的到来,许多传统职业将被淘汰,及将衍生新的技术领域。无论是华社还是华资企业已经无法逃避华人技工专才短缺所带来的问题<sup>[4]</sup>。在国家教育偏差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华社必须自力更生,重视并建立华文技工教育体系才是上策。

## 参考文献:

- [1] Jabatan Pembangunan Kemahiran. Sijil Kemahiran Malaysia: Gerbang Kerjaya Anda [M]. Putrajaya: Kementerian Sumber Manusia, 2011.
- [2] PEMANDU.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gramme Annual Report 2011 [M]. Putrajaya: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Delivery Unit,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Malaysia, 2012.
- [3] NAMBIAR S. The Labour Marke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alaysia [J]. The 26th Pacific Economic.
- [4] Community Seminar: Examine the Mid- and Long-Term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in Asia-Pacific[M]. Taipei: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2011: 87-139.
- [5] 张运华. 转型中的马来西亚技工教育: 从国家技工教育政策偏差看华社的困境 [M]//庄华兴,等. 变迁中的马来西亚与华人社会: 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集(社会与政治卷).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2015: 343-376.
- [6] 骆静山. 大马半岛华人经济的发展[M]//林水椽, 骆静山. 马来西亚华人史. 八打灵: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984.
- [7] 曾松华. 华族南移的背景与动向[M]//林水椽, 骆静山. 马来西亚华人史. 八打灵: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984.
- [8] 林勇. 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 [9] 石沧金.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 [10] 黄枝连. 南洋大学新加坡华族行业史: 调查研究报告 [M]. 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4.
- [11] 颜清煌. 新马华人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地位流动(1800-1910) [M]//林水椽, 骆静山. 马来西亚华人史. 八打灵: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984.
- [12] 刘崇汉.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M]. 檳城: 马来西亚嘉应属会联合会, 2016.
- [13] 张运华. 马来西亚技术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的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J].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2018(21): 1-42.
- [14] 黄文斌, 张晓威. 柔佛州华人地方志: 古来再也县新村(第一册) [M]. 八打灵: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2013.
- [15] Woei Channel. 手心工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GeBEzbYwY>, 17/9/2015.
- [16] Woei Channel, 手心工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mJfcaGiU\\_Q](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mJfcaGiU_Q), 24/10/2015.
- [17] Woei Channel, 手心工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GBYa8gcgcU>, 25/9/2015.
- [18] Woei Channel, 手心工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K6\\_47X5y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K6_47X5y1), 6/8/2017.
- [19] 陈绿漪. 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M]//林水椽, 骆静山. 马来西亚华人史. 八打灵: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984.
- [20] 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 [M].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998.
- [21] ZAKARIA A. Perceptions of industrial training and employability skill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 MARA vocational institutes students in Malaysia [D].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8.
- [22] MD YUNUS J, WAN AHMAD WMR, KAPRAWI N *et al.*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VET) from Malaysia perspective [Z]. 2nd Internation TT-TVET EU-Asia-Link Project Meeting, VEDC Malang, 1972.
- [23] SHARIN KA, ZULKIPLI AS. Sejarah Perkembangan Pendidikan Teknik dan Vokasional di Malaysia [D]. Kuala Lumpur: 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Malaysia, 2009. <http://faqihufiddin.blogspot.com/2009/02/sejarah-perkembangan-pendidikan-teknik.html>.
- [24] 徐威雄, 张集强, 陈亚才, 等. 移山图鉴: 雪隆华族历史图片集(下册) [M].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2013.
- [25] 骆淑慧, 林彩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现况与未来发展[J]. 大中华文教学, 2005, 10-35.
- [26] 董总. 工作报告书, 加影: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2012-2018. <https://www.dongzong.my/v3/book/dongzong-book>.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Occupational Training of Malaysian Chinese and its Regularization Process

CHANG Yun-fah<sup>1</sup>, YUAN Ying<sup>2</sup>

( 1.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aylor's University, Negeri Selangor 47500, Malaysia; 2. ASEAN Studies Cent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

**Abstract:** This phenomenon caused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Malaya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ies. After year 1890, Many industry-based asso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but the number of craftsmen was still small and mainly are migrated from their China hometown. The informal supply of craftsmen is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is informally trained craftsmen were also limit the innovation and skills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lthough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Malaysia) has put in efforts to formalize thei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t was on the verge of failure due to various internal limitations and external restrictions. Hence, the Chinese Malaysians are seeking the support from the higher institutions from China.

**Key words:** occupational training; formalization of education; Chinese; Malaysia